光

◎周嘉珉

偶然拜读了梁朝伟为电影《我是路人甲》撰写的影评《听见流星的声音》。

观影多年，素知梁先生演技神乎其技，更知他喜欢沈从文与三岛由纪夫，且还是劳伦斯布洛克（Lawrence Block）的忠实书迷，却不知他文笔竟如此细腻，丝毫不比靠写作维生的「专业撰稿员」逊色。可见文青不是一种包装，而是一种由文学涵养与人生阅历日积月累「润」出来的内在素养。

惊艳的不单是梁先生的妙笔与尔冬升导演对电影艺术的造诣，还有那段关于狮子座流星雨的往事。

我不是个太空天体迷，亦不曾见过流星雨。我对流星雨的印象就浅薄地停留在影视剧里那些老掉牙的煽情桥段与那首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曲。我从不认为流星雨适用于表达爱情。于我而言，流星雨与烟花一样只有转瞬即逝的璀璨，都是悲凉的意象。

但梁先生笔下的流星雨却是一道截然不同的风景。

试想像在横店影视城某片场的楼顶，一班电影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一颗颗绚亮的流星迅速划过寂静的夜空，发出阵阵「咻咻」声。

你听见流星的声音吗？

五光十色的不夜城里，人人披星戴月地讨生活。有几人能效仿诗仙豪迈大喝「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我们每天都会听见许多声音。譬如此刻坐在电脑前的我，除了窸窸窣窣的敲键声，同时还听著好几段不一样的声音——如建筑器材的「咯哒咯哒」声；如iTunes歌单里卢冠廷略带沧桑的歌声；如风吹过玻璃风铃的玎玲声；如麻雀点餐的「唧唧」声；还有淼小姐慵懒娇嗔的「喵喵」声。

但声音无处不在，却也处处不在。

同样的，繁华都市也从不缺光。层层公寓至层层办公楼；点点霓虹招牌至点点红黄绿；片片屏幕至片片车海。哪里不是一片刺目光芒？

但光无处不在，却也处处不在。

红墙之内，九龙影壁前站满了一群籍籍无名的「茄哩啡」。她们早已换上锦绣华服，梳起标准小两把头，与逼真的朱墙黄瓦融为一体，如同八旗秀女等候传召面圣。东西六宫早有主位，其余宫嫔多如天上繁星，此番入宫果真能出人头地吗？纵然入了宫，又有多少人能成为懿贵妃？翻遍正副三册十二钗，不也就娇杏成了人上人？其余红颜金钗也只能随著时代巨轮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留下的只有数句不可考的溢美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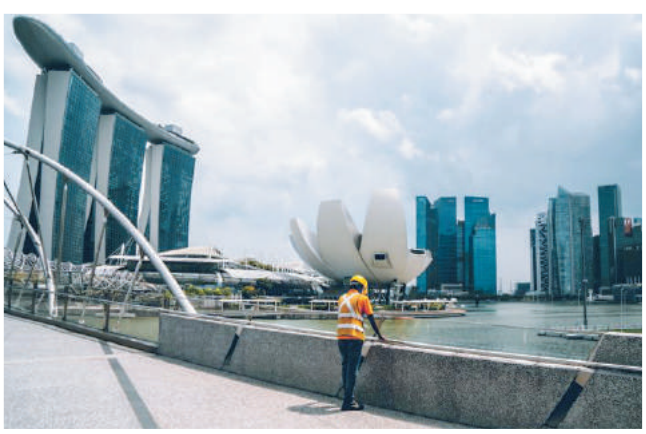
我曾肤浅以为星火之光不能与明月争辉，却忘了星星之火随时有燎原之势。

张爱玲的小说告诉我们有的人似白月光让人魂牵梦萦，久久无法忘怀。这也许是真的。但白月光永远只有一个，更多的都是平凡星子。

光是除了空气与水分以外最不可或缺的生存元素。人出于天性总被光吸引，不喜欢被黑暗笼罩。但若在追光的同时渐渐泯灭专属于自己的那点光，久而久之就只剩下一缕只能无止境地追寻光的踪迹的影子。

路人甲终究遇见了尔冬升，流星也终究遇见了梁朝伟。而我们可曾遇见专属于自己的那点光？

文章提供
人间烟火：https://laiguofang.com



勿忘我

◎姚斌奕

多赚几个钱，多识几个字，并不等于能够站在高位上批判别人。

不具同理心的乱带风向，不明就里的尖酸抨击，一味用自己的立场去做出审判，我们都忘了身处的社会实则是个多重架构，很大一部分人的日常皆在生活以下。

一名阿婆，为了孙儿能在MCO期间登入网课，她用了最后的积蓄去买下一部平价手机，不料却被老师嫌弃网速慢，认定成不合作的家长。

一名啤酒促销女，日日穿著小一码的紧束制服，弄得满身箍痕，既陪酒亦强颜欢笑，遭人毛手毛脚已是常态，可每每男人们尽兴回家后，又有谁看得见那长期著高跟鞋所引起的静脉曲张，甚至屡屡灌酒灌到胃出血的狼狈？

建筑地盘里与工厂生产线上的孟加拉雇员、餐馆后厨的缅甸帮佣、负责照顾长者的菲律宾看护、菜市场中的难民黑工…有证的无证的，往往反应稍慢、体力稍弱、语文稍顿，即被奚落得一文不值，以至好多的他们，于这段无薪隔离时期，就只因领了些区区救济物资，竟还能掀起滔天舆论引人大肆挞伐。

更别说咬紧牙根拾荒的老人，拿日薪的清洁阿姨，和全家靠著艰辛买卖维生的小摊贩，他们不是缺乏公卫意识，而是赤贫人真的用不起那一盒几十元的口罩。粮食与防疫，他们迫于现状选择了前者，结果换不来一丝互助，有的，唯有不加节制的鄙视眼光及刻薄谩骂。

问君，基层劳动者是否就该被矫枉过正，只有认命的份？

都市已将他们压榨到极限边缘，连喘口气的余裕皆是奢侈。他们努力工作却不受待见，在片片嫌弃声中，群众一方面消费著他们的劳力提供，一方面则把负面情绪随意撒在他们头上，似乎明知「朱门酒肉臭」是错，「路有冻死骨」为真，仍依旧狂妄执著，继续乐此不疲。

有时我会想，一个人的境遇竟成了他的原罪，这种生命无辜背负的沈重，究竟该由谁去买单？或许于某个不见天的陋巷中，厨娘与服务生契了母子、酒女按摩女彼此认了姐妹、看更佬与搬运工拜了兄弟、倒霉上班族与另一个上班族交换苦水…还有更多干著体力活干著办公室小咖却挣钱不多的人们，他们相互靠拢取暖，在一个接一个留著血汗的晨曦交替，一起分享著生离死别，承担著阶级不公，以致最终虽旁徨不改，但始终有了那么点撑下去的盼想。

他们说：「勿忘我。」对上帝说，对安拉说，对佛祖说。更对一整个被资本绑架，惯性凉薄寡情无耻，笑贫亦笑娼的社会说。

编辑／吴慧杏